

從福佬客談台灣族群分類結構

楊聰榮

中央大學客家學院社會文化研究所教授

彰化縣文化局「2004 台灣福佬客文化節座談會」

〈從福佬客談台灣族群分類結構〉，彰化，2004 年 8 月 25 日。

所有的族群分類概念都是人類心智的歷史產物，並非一成不變的事物。國民革命之初要建立五族共和，現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卻有五十幾族。早期西歐的航海者將台灣命名為福爾摩沙，而將島上的居民命名為福爾摩沙人（Formosan），他們並不知道高山或是平埔，也沒有區分西拉雅還是阿美。在荷屬東印度，土著被仔細地調查，區分出成百種族群，華人卻被視為同一群人。在法屬印度支那，華人被分成五幫，分別是廣東、福建、潮州、客家及海南。在緬甸，至少有四個不同的少數族群其實都是華人。福佬客也是歷史產物，而且是在福佬客現象發生後上百年才提出的名詞。那麼在台灣目前族群意識高漲的情況下，會產生什麼意涵？

台灣現在所流行的四大族群的說法也並不是存在很久，可以說是最近這些年因為族群問題受到矚目而產生的理解方式，也許不久我們開始要界定五大族群，因為最近的一批新移民，根本無法以原來的四大族群來涵蓋。這五大族群當然是歷史產物，原住民原本也許互相無法溝通，直到日治時期才因日本教育而有了日本語做為共同語，但是戰後一段很長的時間，各族仍是認同各族為主，有了原住民的認同還是這些年泛原住民運動勃發的結果。客家人的情況也是一樣，客家人這個詞是戰後才在台灣使用，日治時期都是稱為廣東人，客語被稱做廣東話。二戰時日軍到廣東打仗，不少客家人應徵廣東話通譯，後來到了廣東才發現語言不相同。南客與北客過去並不互相認同，強調區別總是比強調共同要強烈，我們可

以說現在的客家意識是泛客家認同運動的產品，歷史上許多客家人是不曾以客家身份做為公開的身份。我們可以說族群的分類概念是流動的，一方面是有歷史事實做支撐，另一方面也受到我們理解這些歷史事實的方式而改變。

福佬客是台灣歷史上發生的族群現象，最早祇有很少數的專家在研究，所以討論也集中在比較少的區域及範圍之中。然而，隨著研究的深化及擴大，我們對福佬客的理解越來越廣泛。以地區而言，最被研究上以彰化福佬客為主要對象，現在發現雲林、宜蘭、嘉義及花蓮等地都有顯著的福佬客現象。以時間向度而言，福佬客現象發生的年代上溯原鄉時期，下延到現在個人親身體驗記憶可及的年代。由這個角度看，我們遲早會將福佬客的外延定義，擴大到當代的現象，而台灣各地都曾出現的現象。

不論福佬客的範疇界定是大是小，福佬客的存在，將為台灣的族群分類結構產生不同的意涵。這是一個包含兩種族群文化因素的中間範疇，這種中間範疇代表著兩種族群意識的互通。如果語言是造成中間範疇的重要原因，以語言可以後天學習的特性，那麼這個中間範疇的邊界也將是流動的。歷史的過程雖然以單向的交流為主軸，並不意味著族群交流的方向必須是單向的。現在學習不同族裔語言的機會增加了，未來同時具有兩種族群文化特質的人增加，願意承認自己是具有兩種文化的人們必然增加。

這是一個雙向命題，會造成循環效果。一個社會如果族群關係越和諧，願意承認自己具有兩種文化的人就會越多，而具有兩種族群文化的人越多，族群關係也就越寬鬆。反過來說，如果族群關係越緊張，會壓縮中間範疇的界限，到頭來這樣的人都祇好選擇其中一邊來做為認同對象。假若我們這個社會，有中間範疇存在的空間，顯示我們社會更成熟，對不同族群類屬更包容。

◎ 會議討論記錄：

楊聰榮：

其實我自己也是彰化人，剛好在今天要討論的地區內，我的家鄉是田尾鄉，

比較接近永靖鄉的地方，父親是從社頭鄉那邊過來的，所以大概我的家族活動範圍是在這個最典型的福佬客分布區域裡面，不過被問到是不是福佬客的時候，我覺得是有可能的，不過還缺乏研究。但是現在在客家學院教書，當有人問我是哪裡人的時候，我就跟他們開玩笑的說，我是台灣潮州人。福佬客多半祖籍饒平，是屬潮州府。潮州人比福佬客還要慘一點，現在已經沒有了，但是就台灣開發史上應該是有潮州人的存在才對。實際上我們現在在討論這個地區，其實客家應該是有潮州認同的，讓我來說明一下，因為我在過去十幾年的時間，主要研究是從華南、香港還有東南亞，有些不同的角度，提供一些不同的視野，我們來作一個比較。

關於第一個比較，剛剛曾慶國先生提到說福佬客的原鄉應該是雙語區，我去過這些地區，有些地方是雙語區，而且這個雙語區是相當有趣的，當地的人可能都會講兩種話，河的對岸兩邊，一邊以潮州人為主、一邊以客家人為主，兩種話大家都可以講，然後嫁過來娶過去之後，每一個人當他跟一個人認識時講客家話，下次遇到他就講客家話，跟另外一個人認識時講潮州話，下次相遇就講潮州話，其實以前的客家是在潮州地區的，某些地區的客家人是被稱為潮州人。如果拿一個對照組來做對照，以泰國來做例子的話，剛好是跟台灣是相反的，台灣這邊講的是閩客關係，那在泰國那邊講的就是潮客關係。

潮客關係比較有趣的地方，在於很多客家人當時出洋的時候是經過潮州地區，到泰國之後，他有時候就變成潮州人，我想可能是有這些現象。在這些現象裡面，最想突顯的是，我們今天所接受的分類標準，這都是後來才創造出來的。我是相當贊成剛剛謝英從館長所提出來的講法，在日據之前當時的認同，比較是祖籍的認同，汀、潮、桂、嘉，這樣的歸屬，或者更小的說，我曾經到過閩西這個地方，他們講的很清楚，80年代以前，這些地方的人還不覺得他們是客家人，所以你說他們就是上杭人、永定人。由於後來因為客家學的發展，很多學者到那邊去跟他們說這個地方就是客家地區，因為我們講的就是客家話，所以現在這個地方已經有了客家意識，可是現在在贛南，就是江西南部，即使在研究上、語言上，他們是客家人，但大概大部分的人還不覺得他們是客家人。

回過頭來講，台灣開始用「客家」這個詞彙，大概也是戰後比較能接受，

我們不能忽略一件事情，國際的「泛客家主義運動」它的發展重點其實並不在台灣，主要是在香港、廣東一帶，後來客家意識的強烈，以及羅香林去發展客家學，實際上是另一種關係，就是客家跟廣東人的關係。客家人被廣東人歧視的時候，才發展出非常強烈的要證明自己是中原之後這個觀念，我們不可諱言的是，台灣的這個客家運動，其實是受到國際客家運動的影響，本地的客家運動才這樣發展。如果我們把現在發展出來比較強烈的客家意識加到歷史上，歷史上我們還可以做研究，把它當作一個歷史現象來討論，但是假如是歷史上這個現象，我們到底對目前台灣的分類概念，這個福佬客到底有什麼涵義？這就是我主要想講的地方，包括現在的四大族群或五大族群，很多方面都是後來才發展出來，講到福佬客這個現象，我也注意一件事情，剛剛賴志彰老師跟羅肇錦老師都講到一個問題，那是歷史上一個很特定現象的一個研究，但是跟歷史上所有族群研究現象是一樣的，研究到最後，這樣的一個詞彙被人家認定是一個合理的或合法的族群範疇的話，它的這個族群範疇意義，就有可能隨著時代的演進，意義發生斷層的關係，現在至少我們大概在討論上，已經可以接受到說自己是福佬客的現象，再追下去，可能會有一個自己發展的方式，我們現在還在觀察這個情形。

另外，我想從族群研究的另一個角度來研究它，其實福佬客跟客福佬這樣的一個觀念，在國際的族群研究上面，一直都有這種爭議，比方說 American-Chinese 、 Chinese-American ； Indonesian-Chinese 、 Chinese-Indonesian，其實都有很多的討論，這個討論到最後有一個趨向，承認有一群人是 biculture，同時具有兩種文化現象的這樣的人，在歷史環境下，當他被逼迫時，他就慢慢隱形起來，但等到族群關係寬鬆時，他就又慢慢顯現出來兩種文化的面貌。所以，我覺得我們社會應該成熟到保留一個空間，讓不同的族群他可以自己去發展自己去定義。

我還想回應一下另外一個，我們談到福佬客現象，客家人可能跟任何一個族群作結合，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在台灣歷史發展上，它是有特殊意義的，假如福佬客現象可以再仔細，從其他地方來做研究，知道這個現象在歷史上是普遍現象的話，這時就可以跟地理或其他因素與歷史做連結。就目前為止，客家在台灣歷史研究上是屬於局部、區域化的，由於客家的研究受到地域的影響，仍受限於一個點狀的分布，以上所提出的兩點意見，是我認為假如要去討論福佬客研究，可能發生的衍生意義。

【綜合討論（二）】

主持人/古秀妃主秘：現在我們開放討論。

提問者/許時焯先生：

什麼叫做客家？客家淵源從哪裡來的？跟漢族有什麼分別？為什麼福佬跟客家都是漢族？因為它語言有相當程度的差異嗎？

答問者(一)/楊聰榮教授：

關於這個題目，我來很簡單的把這個目前研究的觀點作一個整理，羅香林提出一個講法比較多人知道，漢族從中原五次大遷移，遷到現在客家聚集的地方，粵東、閩西、贛南就是廣東東部、福建西部、江西南部，這些地方為發源地，再往外傳，這個講法受到許多挑戰，其中一個挑戰，第一個問題廈門大學文學院院長陳支平教授說他延續羅香林的研究，他拿祖譜的資料來作回應，祖譜資料顯示，雖然都講到這幾次遷移，可是陳教授拿福建人還有其它在福建、廣東一帶的祖譜發現，華南的各族群都宣稱是這樣遷移過來的，也就是說，這祖譜到底不可靠，我們並不曉得，但所有祖譜資料都在同一時間，作出來的時候都有差不多一樣的發展，只是有個地方會講到特別不同的地方，客家人到石碇，廣東人到朱磯巷，這樣過來的，但是基本上都有這麼一個傳說，或是祖譜上有這麼一個記載。

另外，還有一種講法，其實華南地區的人，可能跟歷史上的傣越民族，或者是所謂的少數民族，譬如說畚族、傜族的關係比較深刻。甚至還有另一個說法，比方說跟越南、泰國屬於它們語言區比較有關係的，我們也找到一些證據。還有一種從 DNA 的講法，DNA 也看得出來，這個地區跟當地少數族群是有關係的，但這關係到底怎麼，我們還是要以特定不同的研究方法去看。簡單的說，如果以現在在台灣客家人跟福佬人的關係來講，主要的差異是在文化跟語言上面，可能到某種程度下，我們會發現很多證據是可以互通的。從很多祖譜資料顯示，同一個家族、同一個系搬到福佬人的地區，就變成福佬人的一部份，搬到客家人地區，

就變成客家人。跟其它族群的關係，有的從語言上、有的從體質上來看，到底歷史上關係是誰先誰後，其實大概都還比較難說。

答問者(二)/羅肇錦教授：

這個問題很大，我不知道要從哪個角度來談比較好，中國早期北方的人其實還是從南方上去的，關於這問題到今天還沒有很明顯的答案，我想我對這個問題不太去追究，不過提到祖譜的問題，我在這裡提一下。

客家真實祖譜的這個問題，我們從第一代開始，生幾個兒子放到哪邊，這些都清清楚楚，你不能說那個不可信、沒有意義，其實關於歷史的東西，很多人覺得不要去追溯，覺得沒有這個意思，對站在文化立場的我來講，我滿傷心的。「文化」到底是什麼東西？就是祖先留下來的典範，包括語言，我們要把它傳下去，這就是所謂的「文化」。你現在覺得祖先的這些東西就不要去想它，也就是歷史的東西通通都不要，如果歷史上有些情節是不合理、不正確的，我們要懷疑、不去信它們，這個我們基本上要去接受，可是如果它是一個很確信的一個事情，大家就把它當成是我們文化裡面去延續的事情。如果你還把它當作是一個沒有意義的事情，我覺得我們現在在談自己的客家文化，並沒有什麼意義。我們要就談今天的問題，一切從今天開始，以前都不要談，這個問題對文化來講是非常不合理的東西，文化對文明絕對要把它分的很清楚，它是安頓心靈一個很重要的元素，我們生活裡面的精神物質。最後關於福佬的問題，我暫且就不做任何回應。

答問者(三)/施正峰教授：

談到這個歷史，最近幾年有一些很大的革命性變化，以前我們都會把歷史當作是一個真實的，但後來有些學者覺得歷史其實也是一種建構的過程。就我的看法，客家人的原鄉論述跟新客家人的論述不太一樣的地方，不同的文化會有不同的世界觀與價值觀，不同的歷史記憶跟不一樣的行動內容就會產生，比如說客家研究很多會到大陸原鄉作調查，就新的客家人的論述，他們可能會比較注意生活在台灣的這一批客家人，他們是如何跟現實社會、現代社會的這些關係作串連，這是不一樣的思考模式。

另外，我們在講說福佬客如何是客家人認定的標準，怎麼樣才會被接受，或是自己怎麼樣才願意當自己是客家人，我們聽到潘老師與羅老師在這個裡面的答案是比較強調本質的東西，這也沒錯，因為如果你不會講客家話，就無法跟閩南人辨識，像是原住民的文化很特別，外省人還不敢說，因為外省人的族群還滿多的，閩南人跟客家人如何區隔，也許語言是最重要的，但是這樣的作法無形中把都會區裡面的客家人也排除在外，就是說他變成國語人。所以文化是什麼呢？客家文化又是什麼呢？聽說「擂茶」也不是台灣的，它是被創造出來的，所以如果客家人願意接受，就是客家人的特色。我的岳母是饒平客，但她自己不知道，他們的祖墳寫著饒平，他們的外祖父姓劉，我看她是屬客語的沒錯，且我的岳母有著很特別的客家女性特徵。

廣義一點來說，集體記憶滿重要的，台灣的客家人和東南亞、或其他的客家人也許有不一樣的地方，飄洋過海到台灣是第一次，再來就是二次遷徙的部分，這個裡面有些心酸的部分，也許先從這個地方去建構、去回憶，然後如果有時間與能力的話，再去建構歷史更久遠的部分，也就是說，我們也許不用再找一些具體、具象的東西，譬如客家建築。當然那些都很重要，若沒有的話，是沒有辦法回復他的客家認同，也許從記憶裡面慢慢去把集體刻苦銘心的部分找出，像是當時是如何從苗栗、雲林離鄉背井到彰化來打拼，或者是東勢客人當時是如何到高雄去打拚。

答問者(四)/楊聰榮教授：

我想要再補充一點，剛剛因為聽到施老師講到我們認定認同的時候，它是有一些文化的表徵，但我們也不需太執著這些。在研究華南地區、香港、東南亞等幾個國家，我慢慢有一些懷疑，常常會懷疑這個東西到底是否屬於這個族群。剛說的「擂茶」就是一個例子，戰前的台灣是沒有擂茶這樣的習慣，戰後才有一些外省客將這東西帶到台灣來，這個習俗原來本身不是如此重要，但是後來隨著觀光化的關係，現在可以看到台灣很多客家鄉鎮是相當接受擂茶這個習慣的。

另外，在台灣我們有發展出什麼叫「客家飲食」，像客家小炒、薑絲炒大腸……

等等，結果發現每個地方他們的客家菜都不一樣，比方說大陸的釀豆腐，每個地方都發展出不一樣的東西，你也很難指稱。後來我們也發現以前的建築、土樓，很多地方也沒有，像現在到江西就沒有，甚至包括語言也是。我們推斷說從哪個地方來的一定是客家，其實這不一定，包括那個地區本身，有些地方是所謂的「純客」，有些地方是混居。由於這些地方都經過相當大的歷史變化，在歷史上可能是純客，但現在變混居，可能本來不說客家話，但現在說客家話。

就研究上的關係再回推回來，舉個極端的例子，我到越南作調查的時候，他們告訴我說越南華人被視為五十四個民族中的一個族，但是語系上屬於中國語言的分成四族。有一個族叫做「乃族」，這個乃族的語言是放在中國語言的這一塊，我對這就特別的感到興趣，還去詢問他們這個民族學，試圖作一些調查了解。乃族是住在山上的一些少數民族，比較接近黎族或傣族，他們講的話是客家土話，兩三百年前，他們從中國大陸遷到越南居住，就是現在廣寧省山區。但現在如果說要用語言來界定的話，那個乃族算不算客家人呢？他們大概不會差到哪裡，因為他們是講比較有土音的客家話，所以類似這種情況，在文化的表徵上面，是不能太執著的。

答問者(五)/施正峰教授：

再舉個外國例子，就是加拿大的原住民部分，它分很多種，有分北愛斯基摩人跟混血的平埔族。那我們就講印地安人部份，印地安人把它分成東西兩岸，根據血緣的研究，東岸的印地安人血緣是不同的來源，西岸的印地安人血緣、語言都很近，但是因為歷史跟地緣的因素，由於東岸的印地安人因為牽涉到美國的獨立戰爭，結果他們來源不一樣、語言不一樣，但最後那些東岸的族群認同卻變成一樣，彼此都很相近，這是很奇怪的，反而西岸本來血緣一樣、語言一樣，但因為山區比較多，後來衍生成他們認同是不一樣的。也就是說，我們現在看的那個主觀認同，東岸的我們看作是自己人，但客觀上來講，他們其實不是同一族的。西岸的本來是同一族的，因為時間的發展，現在主觀上認為我們是不同族的人。所以到底是主觀比較重要，還是客觀比較重要，可能要自己來決定。有些族群可能認為客觀因素比較重要，有些族群可能認為主觀因素比較重要，那在我們這個節骨眼裡，大概至少有兩種人，一個是客家人，一個是福佬客，福佬客可能自己

要作抉擇，現在是有讓我們有選擇的空間，我至少認為客委會是很開放願意接受。

2004 宜蘭「福佬客文化節—文史研習會」紀要

文／彭名琍、林怡靚

欲認識蘭陽平原的福佬客，須由整個台灣的族群文化特色作了解。宜蘭縣向來被認定為福佬縣份，客家僅為其中極小的一群；然而若經深查，宜蘭的客家為數可不少，再進一步研究，其實更富含了相當數量的隱性客家——

● 福佬客概論

邱彥貴老師以〈福佬客概論〉為題率先開啓這場文史研習會。由於宜蘭地區對於「福佬客」一辭尚屬陌生，須從福佬客的定義與檢討起始。它約莫出現於1960年代的彰化縣，已經福佬化的客家於此才有了這個專稱。幾張不同年代的族群分布地圖，陳述了不同時期台灣的客家分布差異，我們再來比對其中區塊的變化，探究原因，以導引出福佬客的可能存在地區。

透過精采照片，全體神遊西台灣一趟，看到雲嘉南的例子：三山國王的信仰，具有客家味道的海豐村、詔安里、饒平社區以及客人城的地名，日常生活節慶……。然後，再回到宜蘭來，冬山街上的媽祖廟內供著竹北六家林國寶的排位、新城橋附近那以林家命名的水圳、員山大湖底的福佬客、礁溪林美與羅東北成的客人城、散布溪南地區的邱姓、壯圍的壯六、珍珠里簡、天送埤的卜肉，宜蘭的福佬話裡有客腔……太多太多了，尤其蘭陽地區擁有四十幾座為數冠全國的三山國王廟！無怪乎有許多宜蘭人說自己是「客底」的人了。

我們觀察，宜蘭整體的文化中，其實深潛著客家的文化元素。正月二十「補天穿」，這個客家人不工作的休息日，桃竹苗一帶乾脆於當日舉辦山歌節，宜蘭地區則習慣把過年以來的雞頭、雞腳、雞脖子和著蘿蔔絲煮上一鍋「菜頭糜」同享，至於南部由於氣候不同，勤奮的客家人應該也就不得不農忙了。令人玩味的是，很多宜蘭福佬人都在跟著休息過天穿，也都說「天穿地漏」做了也是白做！最後老師笑言，或許可請縣長考慮為宜蘭縣民多規劃一個天穿放假日。全體就在笑聲中下了課。

●彰化福佬客的經驗比對

「首先我坦承小時候曾經感受過自己堂兄弟對於客家人的歧視，他還說將來長大絕對不娶客家人。後來，我看到祖先排位上的饒邑字樣，開始有了一些想法，當我從事八卦山腳的民居調查時，又產生疑問——爲什麼這一帶是那麼的封閉性、圍聚性……後來我才知道原來這裡是福佬客的大本營所在。」以〈彰化福佬客的經驗比對〉爲題的賴志彰教授一開始即藉著自身經歷的描述吸引了全場的注意。原來他本身即是個不折不扣的饒平福佬客！

賴教授將福佬客分成：原鄉即已被福佬化、輾轉遷徙後被福佬化、一百年來逐漸被福佬化、五十年來被福佬化，四個層級來作時間與先後的討論。其間他談起許多彰化經驗，八卦山腳下的人家天公爐的位置類似於桃竹苗一代置於圍牆上而非閩式的掛在燈樑，且多設有神明與公媽兩廳，是屬不同於福佬式僅供一尊的多神信仰……。後來講述內容更擴至彰化以外的許多其他區域，在空間、語言、習慣、稱謂上可能的蛛絲馬跡。並舉出蕭氏同血緣的三族支，經輾轉遷徙其中一支變成了客家人的案例。

最後，他認爲福佬客是一個弱勢族群的表白，這個既非客家又非閩南在中間猶疑的一群，當聽到台灣有客家、閩南、外省、原住民四大族群時，心裡是否要問——那麼我們又該是什麼？他說出了福佬客的心聲：「不是我們不講客家話、不是我們不願去接觸客家文化。大家是否想過，那其實不是我們的錯！」我們不應該從客家來談福佬客，而是應該從福佬客的經驗來談它……。

● 隱形族群的理論與實際－福佬客、峇峇、明鄉人及其他

楊聰榮教授在客家學院教書，因此常被問到是不是客家人？他當場講了一小段憋腳的客語，逗得大家哈哈大笑。他說，人家這麼問我，我都說自己是「台灣潮州人」！客家人當初來到台灣時，名稱並不叫客家，那時來到台灣的應說爲漳、泉、潮、嘉、惠，而最大比例是從潮州地區過來的，所以應該可以說他們是潮州人。現在所謂的客家人當時出海也多半經過潮州地區。所以當我們用歷史回溯的方式來做研究，著眼不同可能就會有不同的看法，當把眼光打開，不要只是侷限於台灣這個範圍，我們來將其拉開看，看到底福佬客的現象可能有著什麼意義？

我們說什麼客家話啦、什麼饒平話、大埔腔…這些名稱是現在大家爲了區別才定出來的，實際上這裡頭還是有差別。在 80 年代前去中國做研究，若跟他們說你們講的是客家話，當地人是會生氣反對的：不是！我們講的是上杭話啊、是永定話呀……怎麼會是客家話呢？而在日治時代，用的則是「廣」。那麼到底是客家、潮州、還是廣東呢？現在我們用語言、風俗習慣來定義都是後來才發生的，最近這些年甚至越來越清楚。在不同時期，一些他選擇以不突顯他的族群特色的方式出現的現象我們將其稱爲「隱形族群」。

楊教授引領大家以不同角度，向台灣以外看，看更多的族群經驗：星馬方言、搶唐話、印尼的峇峇、泰國潮客、越南明鄉人、印度阿三與錫克人、猶太人與意第緒語、美加紐澳之德裔與荷裔、亞歐混血 Eurasian、拉丁裔 Latinas，由此我們做了更大範圍的比對，當一群人接受兩種甚至更多不同文化的影響，究竟會有什麼選擇？多元文化、多元族群原來並不孤單，那麼我們是用什麼態度來面對？

「社會的族群關係越緊張，族群的空間就越小；社會的族群關係越寬鬆，族群的空間就越大。」最後楊博士的這句話著實發人深省。